

四位女人的凄婉悲歌
一个家庭的盛衰烟云

旧家遗事

——我的四个母亲

耿 天 著



团结出版社

旧家遗事

——我的四个母亲

耿 天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家遗事：我的四个母亲 / 耿天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26-1647-9

I. ①旧… II. ①耿…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1584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12

字 数：114千字

印 数：2500

版 次：2013年5月 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1647-9/I·761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序

一夫多妻乃旧中国封建制度的陋习，也是封建礼教戕害妇女的桎梏。这种畸形的婚姻、扭曲的爱情，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幸，成为那个时代此类家庭的疮痍。官宦豪门或富商巨贾，往往以妻妾满堂作为门庭显赫、附庸风雅的饰物。殊不知，其间已埋下了家门衰败的诱因，贻患无穷。举凡此类旧式家庭，极少能摆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厄运，并会敷演许多令人扼腕的悲剧。

不幸，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吾辈手足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泥淖中的家庭。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里，那种窒息和纷扰的家庭氛围，灼伤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常会问我自己：父亲是我的吗？这个家是我的吗？我可怜的妈妈整日处于何等的境地？我的心中充满了惶惑。

1947年的暑假，刚上初中的我，偶然看到了巴金先生的《家》、《春》、《秋》。我顿感自己找到了精神慰藉，感到春风拂面。我从觉民和觉慧的无奈和抗争中似乎汲取了某种力量。我同样愤恨我的那个家，我默默地诅咒它的灭亡。我暗自把觉慧和觉民视为自己的先

驱者，并以那个叛逆者觉慧自况。然而，我确实太弱小了，我无力抵御那个无形罗网的吞噬。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以泪洗面，只能懵懂地在命运的罅隙中生长。后来，我知道，不仅我的同母手足遭此煎熬和不幸，就连年纪尚幼的异母弟妹们，也在这种困惑中生长。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陆续离家独立生活，才得以逃脱这个樊笼。应该说，社会的变迁和进步，才使我们这些人走进新生活，步入新时代。

如今，回眸往事前尘，不胜沧桑，自有隔世之感；但雪泥鸿爪，历历在目。唏嘘之中，感悟到人生的飘忽与禅机。昨天的事，固然陈旧，但拾掇起来，亦可留给今人以启迪和思考。

先父于二十世纪初叶，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旧东北军阀机构供职，年轻得志；后又涉足商界，猎获一份可观的产业。

父亲一生远离嫖赌，也从未染指鸦片之类恶习。但他缱绻闺帏，耽于胭脂。他年轻时英俊尔雅，风流倜傥，颇得某些女性的倾慕。于是，因缘际会，就出现了四个妻子筑巢于一室的家庭结构。四个身世、性情、素养迥异的女人，共栖于一个屋檐下，就难免滋生出种种龃龉和不快，也就意味着酿成了四场失败的婚姻。如果说父亲一生中最大的谬误，恐怕非婚姻莫属。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悲剧的核心因素。

父亲的妻子除了我母亲（正室）外，还有东屋妈（日本人）、西屋姨和南屋姨。——她们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地在我家的历史上

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父亲赋闲蛰居北平时，曾自命斋号为“怡竹馆”，并分别给四位妻子拟取雅号：我母亲——肃德，东屋妈——博仁，给西屋姨和南屋姨的取名，则不那么刻板。这些雅号芳名针对各人的性情、素养，各异其趣，别有内涵，是颇有一点寓意的。

我母亲、东屋妈和西屋妈已先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作古。

如今，追忆往事，对于自己的母亲，固然深怀敬仰和感恩之情，对于那三位母亲也毫无怨愤和偏见；因为，我懂得她们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是旧社会把她们吞进了那个悲情的家庭模式。我对她们同样寄以怀念和悲悯之情。

事隔几十年，现在我诉诸笔墨，援笔成文，回溯故人旧事，无非是为了告诉子孙和世人，从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婚姻和这样的家庭，还有曾经刻在那一代年轻人心中难以熨平的烙印。

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步，那些禁锢妇女的枷锁和坟墓，早已不复存在。请不要以为作者只是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讲述几个凄美的故事。其实，祭奠和警世，才是作者的初衷和原旨。

是为序。

作者

2012年6月

序



目 录

序	(1)
北方人家	(1)
远去的足音——父亲的素描	(18)
“春蚕到死丝方尽”——献给母亲的一朵心花	(58)
“天涯何处无芳草”——日本母亲布川氏拾痕	(106)
“无边丝雨细如愁”——回眸西屋姨	(137)
“此恨绵绵无绝期”——露水姻缘南屋姨	(150)
附录	(159)
祭母亲	(159)
陈妈	(161)
雪泥鸿爪——我们的歌	(179)
卷末絮语	(181)

北方人家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为避灾荒，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徙至奉天（今沈阳市）落脚定居。凭着年轻力壮和山东人特有的吃苦耐劳，他居然小有成就，开设了店铺，营造了一份家业，娶妻生子，建立家庭，过上殷实的日子。

祖父耿桂林，字西园，以字行，生于 1875 年。在我们的记忆中，祖父是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北方老头，性情豁达，善与人处。他胸中墨水不多，少时热衷习武，结交一些使拳弄棒之人。我和哥哥七八岁时，祖父曾邀请一位温姓年轻女孩，到家里的葡萄架下教我们打拳。她身轻如



祖父，耿西园氏，摄于 1945 年。

燕，矫健洒脱，一招一式，皆中规中矩。她每次来，家里人常驻足观看、啧啧称赞。

祖父乐善好施，心宅仁厚，对贫弱者常慷慨解囊，暗自相助。家里后院有一角门，角门外面有若干房屋出租给一些人。每当腊月岁末，遣人去收房租。有的住户因入不敷出，经济拮据，拿不出钱，恳求拖欠缓交。他听后正色地说：“咳，不交就不交吧，以后再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有的人家死去亲属，没钱丧葬，告借无门。他听说后，悲天悯人，常常出钱资助，让其家人买副棺材，入土为安。

我们小时候，祖父母房中墙上有个长方形的信件盒子，里面经常插着许多亲朋或社会人士寄来的信函和婚丧嫁娶之类的请柬。其中，最多的要属婚庆的请帖。大红的帖子上，封面大都印着赫然入目的“龙凤呈祥”的金字，内页则为“兹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吉时，假座××饭店举行婚礼，敬请光临”之类的内容。对方往往力邀祖父充当证婚人，以他的莅临来壮声色，增添点花絮。这和他曾一度当过奉天市工商联会副会长不无关系。这也和他憨憨厚厚，不聾不哑、不能当阿翁的处世哲学有关。

一个夏天的清晨，祖父心血来潮，突然想亲自去大东门外的菜市场买菜，带着两个孙子——哥哥和我同行。他身穿长衫马褂，头戴“帽头”，一副老绅士装束，登上了“摩电”（有轨电车）。上车甫定，车即开动。女乘务员一会儿用英语喊 all right（好了，开

车)，一会儿喊 stop（到站，停车）。突然，车厢里响起一阵噹噹噹的声音，而且随着“摩电”的疾驶，这种刺耳的声浪愈演愈烈，响个不停。乘客们面面相觑，大惊失色，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故。司机慌忙刹车停驶，而噹噹噹之声仍不绝于耳。女乘务员循声四处查寻，查到祖父站立的地方，却哑然失笑，大声斥责：“你这个老爷子，脚底下踩上了信号，怎么也不挪挪脚啊？真急死人了！”原来当时的有轨电车，在车身两端相反的方向都设有驾驶装置，到了终点不用掉头，即可开车行驶。祖父上车，站在司机的位置，一脚踩在噹噹响的装置上（犹如汽车上的喇叭），对噹噹的声响却充耳不闻，安之若素。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捻须大笑。此事遂成家中流传许久的笑料。这也难怪，平日里他除了习惯于步行，就是坐小汽车，对于“摩电”和巴士从不问津，当然也就一窍不通了。

在幼时记忆中，祖父是一位宽厚长者。祖父六十五岁华诞，家里热闹非凡，搭棚设灶，宾客如云。虽然日伪统治下，物资匮乏，生活困窘，酒席桌上的菜肴已大打折扣，颇为逊色，但人们还是不愿放弃这个饕餮的机会，略备贺仪，则可大开朵颐。客厅四壁上挂着当时文人墨客题写的字画，如白永贞写的“鹤鹿同春”、“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之类。时为奉天相声泰斗的白银耳说的相声，赢得满堂喝彩。和别的客人送的“寿桃”不同，一位世交晚辈，神采奕奕地捧来一大瓷盘，装着硕大匀整、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鲜桃。此举花钱不多，却别出心裁，切中祝寿主题，立刻引起众人的瞩目

和赞赏。

那天，哥哥和我照样去上学，等我们回家，祝寿活动已近尾声，即将曲终人散。哥哥没放下书包，就飞奔到祝寿会场，举着一把短梳子送给爷爷，说是孝敬爷爷的生日礼物。一片欢笑声中，“寿星老人”连忙用这把梳胡须的小梳子，往自己的下颏梳了几下，甚至连上面的尘土都没顾上擦去。这给善于奉承的女宾们增添了赞词：“老太爷真有福气，这么早就得了大孙子的济了。”殊不知，这把小梳子是哥哥方才在回家的路上无意中捡来的。

祖父为人醇厚，没见他动过怒，也没见他施过什么家法。他无所作为，对国事家政无动于衷。家庭出现什么齟齬之事，他以不与闻问的中庸之道，听之任之，息事宁人。

我们一直把祖父当做一位既隔代又隔膜的封建家长，敬而远之，没有思想沟通和亲近的感情。他始终不懂得损害别人，这是他袒露给世人的本相。

祖母耿祝氏，是封建时代旧家庭常见的那种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而又乏善可陈的老式妇人。在儿女和晚辈的眼中，则是一个不苟言笑、行事刻板的老太太。她年轻时吃过苦，居于狭小的生活圈子。但后来，家道日隆，人兴财旺，她都能收放自如，以清静无为应对日益纷繁的家事。身为婆婆，她以不露声色的矜持和中庸之道，从一个侧面制衡了这个家庭的“安稳”。

据说，清季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由山东、华北波及到奉天

(沈阳)时，风闻爷爷奶奶曾去过两次教堂，有些拳民便盲动地纵火烧毁了祖父经营的一家商店和几间房子，致使家庭生活逆转。又得重整旗鼓、振兴家业，又须抚养儿女，他们两位是付出了不少辛苦的。

勤俭遗风，即便后来家势日盛，被人视为富贵人家，在祖父母那里，也未完全置诸脑后。我们小时，亲眼看到奶奶扎着土布围裙，按照时令，积酸菜，腌雪里蕻，酿制一大缸一大缸的东北大酱。虽有帮手，但她的辛劳和经济之道，并不逊色于普通的家庭妇女。家里有些人在外面灯红酒绿，她无法制止，她只是习惯于维持自己俭朴的生活方式。日伪统治时期，喝牛奶成为一般人鲜见而不可企及的事情。她喝一杯由罐头炼乳沏成的牛奶，总是珍惜地说：“这东西，真营养啊。”喝一碗人参汤，她会连声说“鲜汤，鲜汤”。家里女眷们梳头、洗脸，雪花膏，花露水，这个霜、那个脂，早已习以为常；而奶奶屋里的洗脸盆旁，有时还是那种老式的“粗制胰子”（肥皂）。

虽然，奶奶间或会不经意地说出“主啊，耶稣，阿门”这类的基督语言，我们小时候也见过袖珍的、印刷和装帧都极讲究的《圣经》之类的书，但我家是不信教的。家里从不拜神祭灶，也不烧香念佛。尤其父亲是个洋派人物，他是鄙夷一切鬼神和迷信的。

奶奶有时也会露出一丝笑容。我9岁那年，为了显示自己已是个男子汉，有足够的力气，竟然把瘦小的奶奶拔地抱起。她带着笑

声嗔怪地喊叫：“快把我放下！这个孩子！”

我对祖母的记忆只到一九四三年，因为那一年我们随父亲到了北平。大了之后，偶尔想起那位遥远的老太太，心里会有一丝酸楚……

祖父有三个胞妹。

大姑奶，一位严谨执着的妇产医生。在20世纪初期，她以新式的接生技术为许多女性、包括贫困的产妇接生，不仅没有收受和积攒多少钱财，反而以慈悲为怀，收养一些孤儿。她去世后，留下身边两个孤儿——小顺姐和洪林，祖父把他们接到我家抚养。后来顺姐出嫁，洪林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也离家，自谋生活。那时我们太小，无法体验和理解他们那种寄人篱下的苦境和孤寂的心情。

二姑奶，是一位女中翘楚。她于清末（日本明治时代）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回到奉天（沈阳）后创办了颇具影响的达生研究所，培养了包括卫生、护理、接生等各方面人才，在当时较为闭塞的奉天，开一代新风，成为一时之盛。一些达官贵人纷至沓来，竞相一睹芳颜，领略这位新女性的风采和业绩。当时她与日本的红十字会和医学博士也有一定交往。可惜，她染病溘然早逝，未及完成她未竟的事业，令人扼腕。

三姑奶，则是另一种人生和命运。她早年就读于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毕业后到北京，在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任教。她与燕京大学早期毕业生史先生结婚，遂久居北京，

生有三女一男，拥有一个和美而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大表姑曾为辅仁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资深教师；清高的二表姑是故宫博物院的画师，画得一手精美的工笔画；三表姑是只差几个月即将毕业的辅仁大学学生；表叔则是一位建筑工程师。由于姑爷、两位表姑和表叔先后罹病辞世，大表姑随丈夫去了台湾，姑奶奶的晚境凄凉，其内心的孤苦可想而知。

这三位姑奶奶在她们的年代，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摆脱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旧式妇女的窠臼和注定的命运模式，做了勇敢的探索和努力。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她们的开拓和进取精神，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结果，但应该说，她们的足迹对后代的我们，却产生一种隐约的影响。

父亲有一个哥哥和两位姐姐。

伯父耿维业，比父亲年长七岁。他一生飘摇跌宕，始终没有泊靠到岸。他的为人处世，有偏执失衡的一面，也有刚烈仗义的一面，不可一言以蔽之。我对伯父的记忆止于九岁，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年轻时在大医院研习过医术，娴于外科手术。“九·一八”事变后，或许是由于妹夫的缘故，他去新京（长春）当过伪满立法院的院务（总务）处长，以后则长期赋闲在家，经济拮据。

在表面上波澜不惊的家庭漩涡中，他没有承担过什么责任，也没起到长房的作用。除了结发妻子（我们叫大娘），伯父又纳娶一



母亲（左）和大姨（伯父妻），
摄于20世纪30年代。

位侧室（我们叫大姨）。伯母出身清寒，敏于劳作而讷于言辞。她在家里侍奉公婆，炊爨操劳，堪称好手。逢年过节，家里包饺子，习惯上妯娌媳妇都要上手。她一个人弯腰擀皮，麻利地搓动着擀面杖，一个人抵得上四五个人包饺子的速度，鼻子上微微渗出不易察觉的汗珠。然而，她不懂风花雪月，

也不会玲珑八面，因而只能失宠冷落在一旁。大姨则与她迥然不同，巧舌如簧，工于心计，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博得伯父的欢心，也成了家中的红人。

父亲和伯父之间的失和，由来已久，是家中尽人皆知的事。碍于封建伦常“孝悌”和“兄友弟恭”的老套，只是外敛内厉而已。其渊源恐怕在于两人品格素质的不同和彼此经济状况的差异。弟弟留学归来后，平步青云，财源茂盛；而哥哥赋闲日久，经济紧蹙，相形见绌，只得黯然退避家庭的一隅。虽然大锅饭之外，父亲对伯

父时有接济，但对于伯父已属杯水车薪。从一般社会意义来看，父亲在旧时代，有点脱俗、超俗意识，以“超然思不群”自命，以“上等人”自诩。而伯父的行迹，客观地说，则时有流俗之举。

伯父对于我们这屋的孩子并不总是板着一副凜冽的面孔。由于他和大娘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没有男孩，有时他并不掩饰对我们哥仨的喜爱。趁他高兴的时候，我会不请自到地去他屋子里徜徉。我会摸摸那张华贵的白铜大床，伸着头看看镶嵌在床头的扁圆形镜子。墙上有一幅西洋油画——暮色中海岛的一角，突兀的岩石，卷起千堆雪的惊涛；狂风中嘶叫的海鸟，阴森幽暗的云霭，仿佛可以让人嗅到扑面而来的海腥气味。我不知道，那幅装帧在金色边框中的油画，为什么会朦胧地萦回在我心中几十年。那个隐没在乌云密布中的荒岛，为什么会搅动我的心？

伯父屋里有一台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留声机，同时还有不少匣子里装着的胶制密纹的唱片，其中有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一出出京戏。伯父痴迷于京戏，尤喜马连良深沉浑厚的唱腔，每每随着转动的唱盘，一边用手掌拍腿，一边低声哼唱。那时，京戏之于我们这类幼童，犹如天竺国的梵文，莫名其妙。有一天，他看见我和哥哥站在旁边呆头呆脑，一脸茫然，便教我们唱马连良（饰乔玄乔国老）唱的《甘露寺》，说这段唱腔既好听又好唱。于是我们拿腔作调地颇学了几次，总算佶屈聱牙地背唱了下来。“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刘备本是靖王后，汉帝玄孙一脉留……他有

个二弟汉寿亭侯，青龙偃月神鬼皆愁……”这段唱词我小时候能毫不费力地唱下来，直至如今，主要词句仍然没有忘掉。

伯父曾给我们讲过他幼时的一起闹剧。胡同里的邻居中有一女巫，以跳大神为业，骗得钱财。平日为居家过日子的普通妇道人家，一朝“神灵”附体，便披头散发，口吐白沫，疯疯癫癫，判若两人。有一次，这个女人又神灵附身，在众人面前撒欢，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站，一会儿坐，满屋子乱窜。伯父心想既是神仙下凡，必当刀枪不入，具有超凡的功夫，便暗自将家里带来的绑鞋用的锥子，放在龛坛旁边椅子的缝隙中。等到这位女神仙跳腾累了，刚坐下要喘口气时，只听得一声尖叫：“哎呀！怎么了？”殷红的鲜血从她的臀部淌了出来。原来，她屁股坐到了锥子上。众人大惊失色，惑疑不解——神仙不是能掐会算吗？怎么会不知道椅子上有锥子？而伯父却在一旁暗笑。

伯父还给我们讲过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个作恶多端的强盗，最后被官府判处死刑。临刑前，被押解到法场，人们闻讯有人要“出大差”，纷纷围拢观看。这个死囚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的母亲也置身于人群之中，战栗着抹泪。他向监斩官提出死前的最后请求——向自己的母亲做最后的诀别。他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缓步向母亲走去。“妈，我想再吃一口你的奶！”儿子此生最后的要求，母亲能不答应吗？母亲瑟缩地解开上衣的襟扣，袒露出自己的胸脯。儿子没有说一句话，猛然吭哧一口，把母亲的乳头咬了下来；母亲立刻昏